

独幕话剧

出发之前

雅军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人物：陈 高——二十四岁，青年技工。

郎明英——二十岁，仪器修理工（女）。

刘书记——四十余岁，车间党支部书记。

耿段长——五十余岁，电修工段段长。

黄技术员——三十余岁，工段高级技术员。

地 址：东北某工厂的电修工段。

时 间：1958年初。

布 景：段长的办公室。左侧有一门通厂院，右侧有一门通向工段现场，中间有一面窗，靠窗的左边是段长的办公桌，窗的右边有个小办公桌和一张绘图桌子并排着，上有绘图工具等。室内墙上贴着标语——“树立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”、“打破保守迷信，解放思想”、“拔白旗，插红旗”等；还有一张醒目的大字报，正贴在段长座位的背后上端的墙上，上边写着“耿段长，我們希望你打破迷信，彻底解放思想吧！”后角上有四五个人的署名。

幕 启：耿段长正坐在那儿吃午饭，厂内的广播器传来振奋人心的革命歌曲，和远处报捷的锣鼓声。突然停止歌曲的广播，接着广播着：“同志们！自从大跃进以来，我厂职工们以一马当先，万马奔腾的英雄气概，打破了常规，解放了思想，新人新事象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；昨天下午又出现了一件大喜事，我厂电气车间的电修工段一个青工，在同志们的协助之下，把试制久未成功的新式继电器，在这次仅用四天的时间就试制成功了。现在，我厂的职工正在夜以继日的大闹技术革命，今后，将会出现更多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。同志们！让我们鼓起革命干劲，前

进！再前进！”

耿：（急忙收拾飯盒子，自語地）厂部把捷报都广播出来了，咱們工段連喜报还没写出来，这哪象話……（急走到門口，向門外喊）小郎，小郎……这个小毛丫头，瘋瘋顛顛的什么事也干不好。（回过身，挂电话）“是鉗工車間嗎？請你們主任听电话……你是刘主任嗎？我是电修工段老耿，我对你說啊，你們給我們干的新式繼电器部件，今天下午一定要动手做啊，这也是吳厂长的意見……好啊，你們可別給耽誤了……不錯，这是我們工段的大喜事！是总路綫鼓舞了青工們的首創精神，在我們工段开了一朵胜利的大紅花……（豪气地）对，他是我的外甥，这小伙子是能干……好吧，希望你们鼓足干劲，能提前完成这批部件，把咱們厂制造的，也是中国制造的新式繼电器，赶快的大批制造出来，滿足国家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……好，謝謝你們的支持。”（剛挂上电话，黃技術員容光焕发地上）哎呀，我的黃技術員，你这是……

黃：你好啊段长，我从疗养院回来啦！

耿：怎么，病好俐索了嗎？

黃：全国人民都在翻江倒海，干劲冲天，在这样的日子里，我怎么能心安理得的住疗养院呢！

耿：有病嘛，这有什么办法……你去了多少日子啦？

黃：将近两个月了。

耿：是啊，那时正是咱們車間“交心”运动高潮的时候，你走了有的人說，黃技術員早不有病晚不有病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有病……

黃：（半真半假地）那么說，这次回来还想单独給我来个交心运动嗎？

耿：这倒不必，可你应该想法补上这一課。

黃：这没有什么，在这样一个形势逼人的潮流里，哪一个人不前进啊，即使你不想前进，可这翻天覆地的浪潮也会把你冲向前边

去。比如說：前天我还是心安理得的住在疗养院里，昨天我就感到不安，有愧于时代，因此，我今天就从疗养院回到厂子来。段长啊，我是三十多岁的人了，从来没有过任何事情，会使我象这次这么坚决，这么自觉。

耿：那么这次是什么事情讓你这么坚决和自觉呀？

黄：这不难理解，自从大跃进以来，人心就象开鍋的热水一样的沸騰着，你想我又怎么能在疗养院里呆住呢。

耿：那么說你这是出院啦？

黄：对！我对医生說过，非出院不可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我觉得自己全身的毛孔都在冒热气。

耿：那么你的病到底怎么样啦？

黄：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，我只是想，在这样大鬧技术革命的日子里，作一个技术人員是无上的幸运，党給我們技术人員更大的前程，敢想——敢說——敢創造发明……嗯！我應該有偉大的創造发明才能对得起自己……段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着回来嗎？

耿：嗯，也許你也要来一番創造发明？

黄：就是为了上次我和陈高研究試制的那个新式的繼电器，我曾經总结过，把几次失败的原因找出来了……

耿：是陈高对这門技术理論懂得太少，缺乏科学头脑是不是？

黄：这……可現在不能这么說了，你沒看見報紙上出了不少的土专家，再这么說可就迷信了。可是这并不等于不存在問題，在那一个多月的研究工作中，我觉得陈高这个人，做事有些操之过急，象他这样的性格是不太适于做研究性的工作的。

耿：黄技术員，两个月前你說出这些話，我会完全相信你的，可現在……

黄：怎么，現在你不相信我了嗎？

耿：这怎么說好呢，可这东西摆在你的面前，你还能閉着眼睛不看

它嗎？

黃：什么东西？

耿：就是这个新式的繼电器。

黃：这……这是誰把它研究成功的？

耿：偏偏就是陈高把它研究成功的，这又有什么办法。

黃：什么，陈高？……这是不可能的呀……

耿：是啊，你万也沒想到吧！可現在新式的繼电器就在試驗室里，你有什么話可講！你再說“陈高这个人操之过急呀，沒有科学头脑呀”……这不成了廢話了嘛，（黃不語）自从你走后，陈高非要接着研究下去不可，那时我和你有同样的看法，我对陈高曾說：你已經决定調到大同去工作，說不定今个明个就要走了，你还干个什么勁，你猜他怎么說，他說：“党可沒告訴我在临走之前不准搞技术革命。”我說：黃技術員和你一块都沒研究成功，你一个小青工能上天哪。嘿！人家对我这个舅舅也沒客气，出去就和大伙給我送来一張大字报，（指背后牆上大字报）你看看，我該多光荣啊！刘書記知道了也批評了我一頓。以后我心想：不管他，折登几天他研究不成就老实了，反正他也快走了，可誰知道，人家昨天就把它研究成功了，當場鉴定，完全合乎标准，吳厂长就批示要馬上試制二百台。这不，今天上午我和各車間都联系好了，下午他們就开始給我們制作部件。

黃：一下就是二百台，这有把握嗎？

耿：吳厂长早就說啦，今后應該以跃进的精神决定一切。不过这繼电器的决定，我总是提心吊胆的。昨天我随嘴說了一句閑話讓刘書記听見了，这就說我的思想沒彻底解放。（郎明英手拿一張剛写好的粉紅色喜报，蹦蹦跳跳地上）

郎：哟！黃技術員回来啦，你知道繼电器試制成功特意来看看是不是？

黃：沒有，我……根本就不知道。

郎：这么說是你碰上了这个大喜事，这太巧了黃技術員，你知道在你走后，我們工段出了多少喜事嗎？

黃：这我不知道。

郎：我告訴你吧！陈高把繼电器研究成功了，这是一件；我呢，在这个工作上也有一个小小的发明創造，这又是一件……

耿：郎明英，你別在这儿囉囉嗦嗦的，喜报写好了沒有？

郎：对，你看看喜报吧！黃技術員。（打开喜报）

黃：噢……（隨便地扫了一眼）

郎：怎么，你不高兴看嗎？

黃：（掩飾地）不，不……我沒有一点不高兴的意思……这是大喜事嘛……

耿：郎明英，你念給我們听吧！

郎：好，我念給你們听。（念）“同志們！在党的領導之下，我們工段陈高同志，以一馬当先的英雄气概，打破了常規，破除了迷信，拿出百折不撓的毅力，冲破层层困难，把曾經試制一个多月，失敗过数次的繼电器，在这次仅用四天的時間，終於在昨天上午試制成功了。这也是在全体同志們大力支持下，才获得这一胜利。如：青年女工郎明英同志（加重語气意味深长的重复着）青年女工郎明英同志……”哎，段长啊，我还是头一次上喜报呢……（想入非非地）段长，你說我将来……

耿：嗨，你快往下念吧！

郎：（接念）“如青年女工郎明英同志，为了解决繼电器里边的玻璃滾珠，研究出一个燒玻璃滾珠的小模子，从而保証这一工作的全面胜利。我厂目前就要为国家生产大批中国制造的新式繼电器来为……

耿：（发现問題）你別念了，我看看。（急忙戴上花鏡，在看着喜报）

黃：段长啊，我……要走啦。

耿：怎么，你要回去？

黃：嗯…我想和主任見見面去。

耿：那好，你去吧。

郎：黃技術員，你該去看看繼電器呀……（黃好象是沒聽見，一直走下，耿仍在看喜報，郎想入非非地）段長啊，你說我將來能不能見毛主席？（耿沒理睬，她自己回答着）能！將來我要當個先進生產者，到北京去見毛主席……（自我表白地）就拿這次來說吧，陳高對我說：“滾珠質量不好，你開動腦子想個辦法吧。”於是我就鼓足干劲，走路也想，回家也想，想啊……想啊……就想出這麼一個燒玻璃滾珠的小模子來。嗯，這麼一來，我見毛主席的希望就大了一點……哎，段長，聽說毛主席在全國各地視察新人新事，他老人家若是知道了，也許就能到我們這兒來。那時我和陳高一塊和毛主席握手……（身臨其境地）哎呀，我第一句話先說什麼呢？……

耿：小郎！……（這突然的一聲把小郎吓了一跳）

郎：你干嘛大白天吓唬人哪！

耿：這是誰叫你這樣寫的？（指着喜報）

郎：這是我和劉師傅、孫師傅一塊核計寫的。

耿：這里邊為什麼沒有提黃技術員呢？

郎：提他？他沒入院以前不是就對領導講，要堅決退出這個試制工作嗎？

耿：可是開頭他总算和陳高一塊干過，又出了不少的力，難道說我們就不應該考慮考慮嗎？

郎：哼！背地里，他臭罵陳高說：“他年輕無知，成事不足敗事有余。”現在人家研究成了，還要考慮他，世界上還有這樣便宜事。

耿：你怎么知道他臭罵陳高？

郎：誰都知道，就是你這個段長不知道。你就知道他是個大學生、高級技術員，反正你就知道迷信他！

耿：你……我只是这么提一提，不行就算了，你怎么扯到这上来啦。

郎：这可不是我和陈高两个人说了算，同志们都不同意，那有什么办法。

耿：怎么，不同意？你们觉得这样过得去吗？哼，太不象话了。（气愤地走下。郎也拿着喜报随着下。片刻，黄技术员迟迟地从另一门上，坐在凳子上吸着烟卷闷闷地沉思）

黄：（自嘲地冷笑一声）一个堂堂的高级技术员没研究成，却让一个青工把它研究成功了……（懊丧地）嗜！可我干嘛要跑出疗养院呢？

（外边喊声：“陈高啊，继电器试制成功了，今天你可该参加打球啦！”“不能打球了，还有两个钟头我就要走了。”“那好吧，到大同去可别忘了给来信呀！”）

陈：（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）忘不了，我一定给你们来信。（手里拿着喜报，埋怨地）小郎这是怎么搞的？（黄技术员靠在窗前，背着身子装作往外看。陈高发现有人，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来，他走近几步才认出来，欢欣地）黄技术员，是你！哎呀，你可回来啦！怎么，你的病好了吗？（赤诚地关心着）

黄：噢……还没好，我出来是想办点事情……

陈：（看黄的言语吞吞吐吐，误会地）黄技术员，几天不见你，你怎么变的客客气气的，快坐下吧！（边说边把凳子拿到黄的跟前）你喝水吗？我给你倒去……（欲倒水）

黄：不，不……我不喝，我有事情，我这就走。

陈：黄技术员，你怎么这就要走呀？我还有些事情要对你讲呀，你不来我还想去找你哪。

黄：什么事情呀？

陈：我们试制的继电器成功了。

黄：我们……

陈：对，就是我们俩过去研究的那个继电器，现在在大家的帮助下

試制成功啦。

黃：（冷冷地）噢，這太好了……可這與我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陳：（毫不介意地）黃技術員，你總是這麼客氣！走，咱倆一塊到試驗室去看看。

黃：（拒絕地）不，陳高，你忙吧，我還要辦點事情，我走啦。（下）

陳：黃技術員！你……（覺察到有些問題，回過身來若有所思地看着喜報。小郎匆匆地上，發現陳高拿着喜報）

郎：我說喜報怎麼沒有啦，你干嘛給揭下來啦？你快貼上去吧！
畫報社的同志要來給我們拍照，你知道嗎？看你的領子整的歪歪扭扭的，（体贴地給陳整理衣領）你這樣拍了照片該多難看。

陳：郎明英，你怎麼搞的？

郎：怎麼啦？

陳：咱不是核計好了把黃技術員的名字也寫上嗎？

郎：同志們都不同意，這有什麼辦法呀！

陳：段長和車間主任呢？

郎：車間主任說，要聽大伙的意見。

陳：那咱倆的意見你說了沒有？

郎：當時我沒說話。

陳：你為什麼不說話呀？

郎：我和大伙的意見一樣，還說什麼。

陳：鬧了半天你还是不同意把黃技術員的名字寫上？

郎：（絲毫不讓地）黃技術員既然向領導講過退出這個研究工作，這一次是我們研究成功的，干嘛要寫上他的名字？

陳：（不滿地）郎明英，我們這樣作對嗎？

（豎場片刻）

郎：（緩和地）陳高，說實在的，若是給他寫上名我真覺得冤屈，他不干了不要緊，可他不該背地里說你什麼也不懂，光知道拚命；又說你成事不足敗事有余，和你在一起什麼也研究不成……

陈：算了！你不同意拉倒，以后再也不准你对我說这些閑話，我不願意听！（陈高生气的走到一边，郎欲說，又沒敢說，陈高看了看喜报不滿地欲下，郎有意識的以身子擋住他的去路，陈几次都沒走脫）

陈：你这是干什么？

郎：（悄声地）我……同意了。

陈：你說什么？

郎：我——同——意——了！（几乎是調皮地）

陈：（啼笑皆非地）对你簡直是没办法……郎明英，凭良心說，假若我沒有和黄技术員那一段研究工作，我不敢說，这次我就能在这短短的四天時間把繼电器試制成功。黄技术員的思想是有問題，可是我們不能为了这些就一笔抹杀人家过去的作用，这样处理事情是不够正确的。

郎：哟，这么說，你这是“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”呀！（說完自己咯咯地笑起来）

陈：我可沒敢这么想！

郎：那么你能“調动他的积极因素”嗎？

陈：这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覺得只有这样才是公正的。

郎：公正也不行，我看他一点积极因素沒有，肚子里尽些消极因素！

陈：小郎，你可不能这样看人，現在全国的人民哪一个沒有冲天的干劲！可你知道这是为什么？

郎：当然是总路綫鼓舞了全国人民。

陈：对！是偉大的社会主义总路綫照亮了人民的心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，敢想！敢干！一下子就把几十年几百年的清規戒律砸得粉碎！

郎：所以你在临走之前，还能把繼电器研究成功。

陈：不錯！可是如果沒有党的領導，我就沒有这个勇气。以前我和黄技术員在一块研究，一次又一次的失敗，我真有些看不起

自己了。

郎：黃技術員不是說過嘛！（模仿地）“陳高，你不能蠻干！必須有理論根據；你不能拚命，這得時間……”

陳：還提這個干什么，現在聽起這些話，真好象幾百年前的老調子，哼！“時間”啊，“理論”啊，去它的吧！不要迷信，不合適就砸垮它！時間綁不住我們，我們要把時間打翻，擡在前面！我們要翻未來的幾十年，或者是幾百年的皇曆！

郎：噯呀，你想的可真遠哪！

陳：小郎啊，這些日子我就覺得毛主席站在天安門上，向全國人民發出響亮的前進的口號，他說：“英雄的中國人民，順着黨的總路線前進吧！”這時全國人民鼓足干劲，伸出六萬萬雙手，隨着毛主席的口號用力一推，嘿！（興奮地拍了一下桌子）小郎啊，你知道社會主義建成還得多少年哪？

郎：不是說要用十五年到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嗎？

陳：對！我們乘東風，坐火箭，前進，再前進！一直不停的飛躍前進……噯，可惜的是在這樣緊張的日子里，有的人還成天斤斤計較個人得失，這和時代太不協調了。

郎：（敏感地）你說誰？

陳：你說呢？

郎：我已經同意寫上黃技術員的名字，你干嘛還批評我呀？

陳：好，那你就去把黃技術員的名字寫上，快去！

郎：好，我就去。可你別生我的氣，我向你保證，以後我再犯什麼錯誤，你就永遠也別理我，到大同去了你也不用給我來信。

陳：好，我相信你。（郎高興地欲下）小郎，你回來。

郎：（走到陳的跟前）干什么？（陳高想說什麼，但沒說出來，小郎已經猜透陳高的心事，她羞羞答答地）你干嘛不說話呀！

陳：好，你去把喜報寫好，回來我再和你談。

郎：哼！你能談什麼？還不是“小郎啊，在這次工作當中，你對我

的帮助很大，你对我的生活照顾得很好……”我看除了这些话，你再也不会说别的了……算了，我都听够了。

陈：不，我再不谈这个了。

郎：一个男子大丈夫，一点勇气都没有！鼓足干劲，敢想敢说嘛！

陈：好，我现在就说！

郎：嗯，（羞红了脸地）不能多说，只说一句……

陈：啊，我说……（耿段长上）

耿：说什么？

陈：说……我说刚才我们看见一只老虎……

耿：什么，老虎？在哪啦？

郎：（埋怨地）真是的，你不说就算了，以后你永远也别说了。（急下）

耿：说什么？乱七八糟的……陈高啊，到大同去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没有？

陈：昨天晚上我就把一切事情处理好了。

耿：嗯，那就好。还有一两个钟头就要走了，你也该松口气，回去休息休息了！

陈：不！舅舅，我一想起党要我们大炼钢铁，我恨不得马上飞到大同去，我情愿到全国各地参加建厂工作，让我们炼钢铁的大小高炉在祖国的大地，象密茂的鲜花一样开放。

耿：陈高啊，自从大跃进以后，我看你要发狂了。

陈：不错，我的心长了翅膀，简直是要飞！

耿：好哇，你能飞就飞吧……不过你得注意，思想要不正当点，飞得高了可要摔下来的。

陈：舅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耿：嗯……我这是提醒你，要是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太自私的地方，我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

（黄技术员上）

黄：刘师傅在试验室里，让你们去一趟，听说继电器出了毛病了。

耿：什么？

黄：他說陈高試制那个新式繼电器出了毛病了。

耿：这……陈高啊，叫我对你說什么好……（焦急地走着，突然对着陈高質問地）你們还給我写大字报！这到底是我保守呢，还是你碰在南墙上死不回头啊？

陈：黄技术員，咱們看看去……

耿：看什么呀，不是那儿出毛病，就是这儿出毛病，滿身濃疮，还有个好啊！（陈高欲下）你……到哪儿去？

陈：我到試驗室去。

耿：（担心地）我剛才对你講这些話，你可不能对別人說！……（陈高无表示地下）这些人就是这样，不管事情怎样，听了风就是雨，他就会給你貼上个大字报。（看牆上的大字报）我看呐，這張大字报誰給我貼上的，将来我非叫他給我揭下来不可！……可繼电器的部件就要开始制作了，这怎么办呀？黄技术員，我看你还是去看看吧，你也許有办法。

黄：不！段长，有沒有办法，我是不能插手的。

耿：黄技术員，若是能活的話，你可不能見死不救呀！你快去給看看吧！你回来不就是想把繼电器研究成功嗎？

黄：我不是見死不救，我还不知道毛病在哪儿，……看这样子我也沒有信心了。

耿：那么說……嗨，这不是糟心的事嘛，临走他也不叫我順心……昨天，我就提心吊胆的再三的对領導講，先試驗几天再开始制作，这就說我思想沒彻底解放，不相信工人的創造。这回可好，一下子就是二百台部件，造成这么大的浪費誰来負这个責任！（挂电话）“机械車間嗎？我找你們主任講話，……他不在？我对你講，你可要轉达給他，就是給我們工段做的繼电器部件，今天下午先不要做了……不行！要是做了，就讓你們負全部責任……好吧，叫你們主任給我来电话。”（挂上电话。黄技术員

在此間心神不安地走來走去)黃技術員,不管怎麼樣,我看你應當去看看,成不成要提出你的意見來。你看怎麼樣?

黃: 那……好吧,我去看看再說。(下)

耿: (坐立不安地又掛電話)“車間主任在不在? ……劉書記呢? ……吃飯去了? 來了叫他馬上給我來個電話,有急事! 我在辦公室里等他。”

(郎明英興奮地走進來,手里擺弄着一個舊繼電器)

郎: 哎! 段長啊,不是說畫報社的記者要來給我們拍照嗎?

耿: 你別做梦啦!

郎: 不,我沒做梦,是真的! 聽說在廠長辦公室談話呢,大概還沒來呢!(段長欲下)哎,你別走,你看看這個舊繼電器到底能不能修理好呀?

耿: 為什麼不能修理好? 你們應該把精神頭放在這上邊!(接過繼電器,戴上老花鏡在檢查着)

郎: (不以為然地)哼! 修理一個老掉牙的日本貨,要我看,實在不好修理,干脆! 等着我們把試制成功的新產品做好了給他們用。

耿: 你也不怕“閃”了舌頭!

郎: 這怕什麼,能修理當然要修理,不能修理,我們為什麼要守着一個老掉牙的外國貨過日子;我們要用中國製造的,是我們工段製造的,里边的小玻璃滾珠還是我發明製造的。段長啊,我是這麼想: 咱們工段能修理的東西,將來我們都能製造,只要國家需要,我們這個電修工段就應該變個大工廠。

耿: 我看這個廠長,准得你干!

郎: (毫不介意地)是啊,從現在起,我鼓足干劲,一邊工作,一邊學習技術,學習理論,幾年之後,我就能當上技術員,再當上技師,以後就是工程師,到那時候,你就不能“小郎小郎”的叫我啦,你就該說: (模仿地)“郎工程師,咱們來研究工作吧!”我就說啦……

耿：嗨，你媽真是沒白养活你这么个好姑娘。

郎：那可不，我媽問过我說：“孩子，現在毛主席不是告訴我們要大跃进嘛，你們厂子里能不能給咱們公社做个大拖拉机呀？”我說：“媽媽，你別急，咱們国家什么都能做，一年能制造多少万台拖拉机，多少万个火車头，我們还能制造飞机、輪船、小轎車。再过几年，我就开一輛世界上最好的最漂亮的小轎車来家接你，你願到哪去，我就送你到哪去。”可我一想，要都象你們这样保守迷信，再过二十年，我媽也坐不上轎車。

耿：（放下繼电器，声色俱厉地）沒有事你就走吧，別在这儿气我！

郎：（看段长真有些怒意，胆怯地）走……就走吧，正好，我想到宿舍去换件衣裳呢。（急走到門口又想起）段长，我那个繼电器，到底能不能修理呀？（电话鈴响）

耿：（随手拿起耳机送到耳旁，厉声地对着小郎）修理！修理！是一滩尿也得給我修理好！你不要忘了这是繼电器修理工段，不是繼电器制造厂！（耳机里說起話，他又对电话严厉地）什么？可以这样大胆地想！……你是誰？随随便便的在电话里乱插言！……啊？你是刘書記，噢，我……（小郎見耿的窘态，作了个鬼臉急下）对……剛才我給你去电话，我是想告訴你陈高試制那个繼电器又坏了，你看怎么办？……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，七八次都沒成功，我看这回算到头了。再說陈高今天就要走了；要是研究，以后就讓黃技术員干吧……什么，讓陈高自己考虑？……好吧，我对他講，讓他自己考虑吧，他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，他該明白啦。（挂上电话急下，但电话鈴“喀啦喀啦”的响，显然对方还没說完話，他急忙又回来拿起电话听）“怎么，你說我沒听懂你的意思？……噢，好吧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刘書記，我知道你很喜欢他，怕他失敗了伤心，我可以好好劝劝他，你放心吧！”（挂上电话。黃技术員上）你看过了么，什么地方出了毛病？（黃不語，在擦着他的眼鏡片子）黃技术員，你有什么話尽管对我說，我不会給你貼大字报

的……这样吧，你就說說这个繼电器到底能不能成，我心中也好有个数。

黄：（半天地）我……不能下这个結論，不过也实在是困难。

耿：行啦！我明白了。你在这儿等等，我去找陈高来咱們一块談談。

黄：段长，你不能……

耿：你不要怕，我跟他講。（下）

（黄技术員坐在椅子上吸烟，他沉思片刻，自語地）

黄：說老实话，这个繼电器基本上算成功了。可是現在毛病在哪儿，还没找到……我怎么办呢？帮助陈高嗎？……不成！誰不知道我这个堂堂的高級技术員曾經研究过数次都没成功，讓陈高成功了，我以后还怎么当这个技术員？人要臉，树要皮，誰有粉还不想往自己臉上搽……我不能帮助他，請上帝饒恕我这一次吧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反正我这也不是破坏工作，等陈高走了，我就可以把它研究成……不过我若是在这，他們非讓我和陈高一块搞不可。不行，我得馬上回到疗养院去。

（急下）

（片刻，外边陈高声——“你干嘛总是扯着我不放呀！”耿段长把陈高推进来）

耿：你在外边嚷什么？你还想讓別人再給我写一張大字报怎么的！（指牆上的大字报斥責地）

陈：那你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你就快說吧。

耿：和黄技术員一块研究研究怎么办？

陈：要研究就到試驗室里去研究繼电器，別在这空談！

耿：（向門外、窗外張望着）嗯？黄技术員到哪去啦？

陈：（看了看手表，焦急地）眼看要到出发的時間了，繼电器現在弄的沒头沒尾的，你叫我怎么整啊！

耿：（心不在焉地）没有关系，失敗就失敗了吧，只要你記住这次教

訓……

陈：(激怒地)我死也不讓它失敗！繼电器失敗了，我誰也对不起！

耿：我看你叫鬼給迷住了是怎么的！

陈：舅舅，你为什么三番两次的阻撓我？难道說，你就不知道国家建設今后大量需要这种繼电器嗎？

耿：(厉声地)你少来教訓我！我是这个工段的段长！我比你懂！……

(緩和地)我这也不是不讓你研究，可你前前后后的已經試驗八次沒有成功啦，这还不到頭了嗎？我为你忍受了多少气，可你怎么就这么不知好歹呢？你知道剛才黃技術員……

陈：又是黃技術員。

耿：我这不是迷信他，在这时候可你总該听听人家的意見呀！

陈：这可以，我不只是听他的意見，我希望和他一块把繼电器研究成……(几乎是恳求地)舅舅，你應該支持我……你能不能和領導講一講，讓我晚走一天，只要一天就够了，我和黃技術員一块……

耿：什么，晚走一天？你怎么到这时候还睡在鼓里？我告訴你，黃技術員回来本想把繼电器試制成功，可他这一看也沒信心干了，你知道嘛！陈高啊，你想想看，好歹人家是个大学生，是个专家，难道說你就比人家强多少嗎？(担心地)我說這話你可不能对別人講！听見了沒有？……(陈不語，他看了陈高半天)陈高啊，我……有点奇怪，你为什么死抓住繼电器不放松啊，你是不是有个人打算？

陈：什么，个人打算？

耿：(严厉地)你瞪什么眼！……好吧，沒有就算啦，那你快回去收拾收拾准备走，以后的事情我可以跟領導講，好在繼电器的部件还没有开始制作。(陈高向現場走去)你上哪去？

陈：到試驗室去！

耿：你站住！(去扯陈高，陈高躲开他)鉄嘴都磨破了，你怎么就是一点